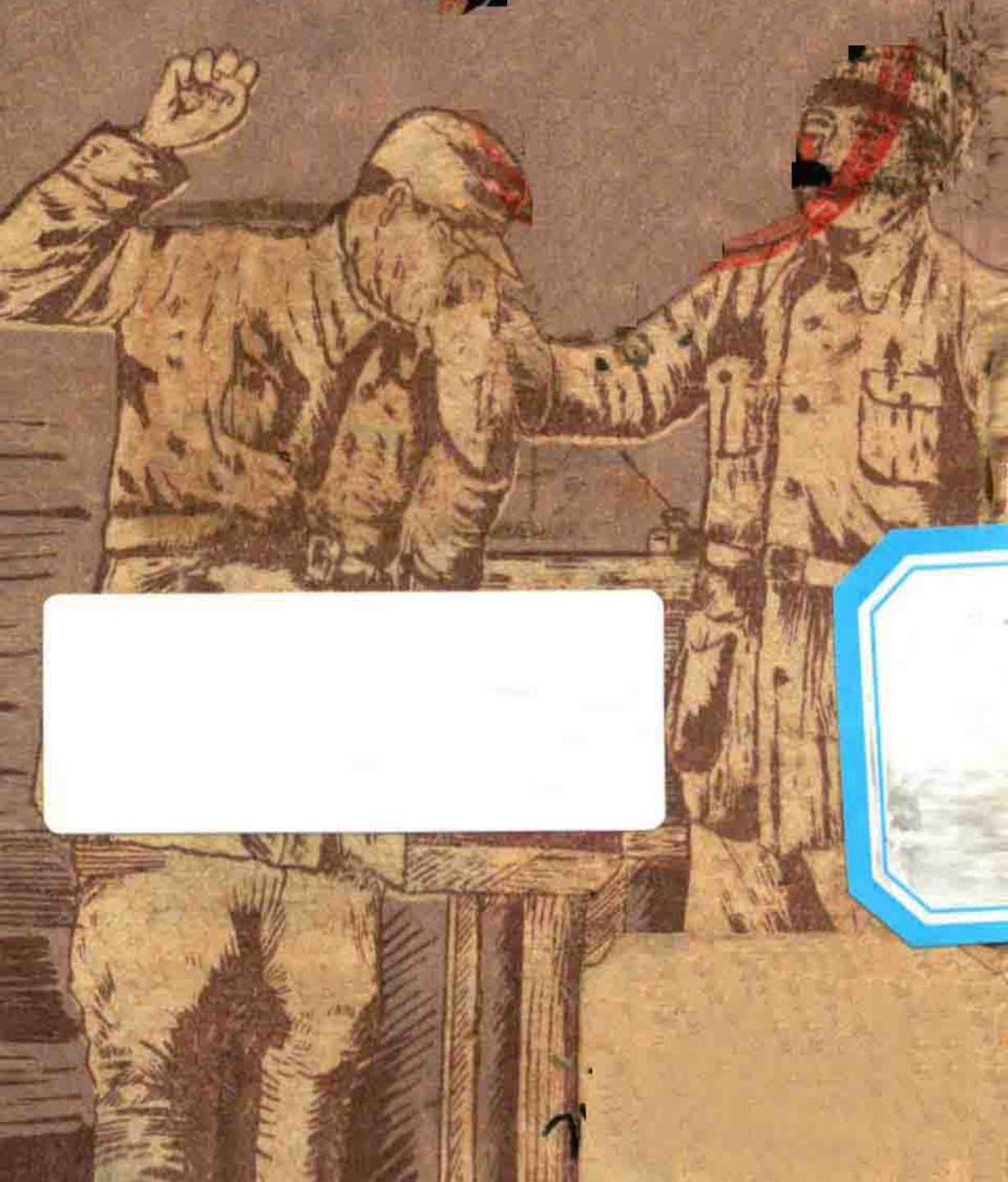


血 却 五 質



報仇

——三班副彭修全的故事

一
我小時候媽常告訴我說：

有一年，關裏大旱，餓死不老少人，我爺爺就帶着我爹媽，和我們哥幾個逃荒到關外來。一來就住在彰武縣小閭店。

那地方，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荒草甸，連顆直流草都不長，簡直就是塊沙窩子。我爺爺帶着一家人給老閭家開荒。

一直幹了三年，起五更，爬半夜，吃不上，穿不上。欠着三担糧，掙上十二天（註）生荒。這生荒就是老闆家的，欠的三担糧講明第二年秋後全交上。

天不湊巧，第二年大澇，滿草甸裏全是沒脚背子的雨水。一顆糧也沒打，連種籽都搭上了。這三担糧上那湊得出？沒辦法，全家人就只得到老闆家去求情，緩到來年秋後。好話說，了無其數，老闆頭子還是一百個不行，非逼着頭年交上不可，天天騎馬來要糧，說打就罵，鬧得我家雞飛狗跳牆。記得一聽門外馬蹄響，

我們哥幾個就吓得慌忙往草垛裏鑽，連大氣都不敢喘。

到後來，看看實在擋不過去了，我爺爺就到新民縣給人家趕車，向東家先借三担糧，總算還清這筆債。爺爺到新民縣只幹了一年，就墮車摔死了。

註：「天」：土地數量，在東北通稱「天」，十畝稱田。

二

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我們那荒草甸子，就成了胡子（註一）窩。

真是，人在家中坐，禍從天外來。

有個大地主劉和九，他的二兄弟媳婦是我親兩姨姐，還是我媽給保的媒，就算沾點親戚吧。他也在邊外拉了個『柳子』（註三），他看上我家這座孤另另的房子，離屯（註二）遠，又是獨自一家，就叫我爹給他作窩主（註四）。我爹是個三棒子打不出屁的老實人，除了下地種莊稼，什麼也不會，敢給他作窩主嗎？

這就作下仇啦！劉和九站在我家門前就罵：

『操他媽的，天生窮骨頭，放着金子不敢撿，這樣他媽窮種，窮死也不多。』

一天，太陽剛露頭，全家人還沒起來，只聽到門前吵吵嚷嚷的吆喝牲口的聲音。怪啦，這門前除了自家的地也沒有別人家的地啊，怎麼出來牲口了呢？我媽順着窗縫向外一看，叫道：

『啊呀！誰來豁豆子！』

我媽忙跑出去，外邊六個牲口套着三付犁杖正順着壟走，地頭上站着劉和九的二兄弟——就是我媽給他保媒的那個兩姨姐夫——我媽急了，攔住犁杖要說理。

他家的六七個伙計，圍上我媽就打起來。

我們哥幾個提著褲子跑出門外，一看媽正挨打，都吓傻了，連上來拉也不敢。一陣工夫，媽被打得躺在地上，一動不動。老劉家的伙計們却卸了犁杖，回家去了。

(註一)『胡子』：土匪、馬子。

(註二)『柳子』：拉土匪幫。湊一夥子去搶劫叫拉『柳子』。

(註三)『屯』：即是村或鄉的意思，『莊子』，叫『屯子』下鄉在那裏叫下『屯』。

(註四)『窩主』：土匪搶來的東西，放在他家裏隱藏起來，他也分一份贓物，即是窩主。

三

老劉家的伙計們走遠了，我們才敢擁上去，一看媽被打死了，七手八腳的用門板把媽抬家來，全家哭着叫。半天，媽甦醒過來了。我們哥幾個立刻又高興了。這個拉着媽的手說：『媽！你真的過去，光剩下我們怎麼活啊？』那個說：『媽！你死了我們都得跟去，一個也活不成！』

門外的豆子地共『豁』了八九壠。我們哥幾個到壠裏蹀一蹀，看樣還能發芽。窮人受點欺負算不得啥，只盼往後再別出事。

但那劉和九却不肯罷休，天天騎着馬在家門前來回跑。狗汪汪咬，一槍把狗給打死了。嘴裏還大罵：

『給我滾蛋，不滾蛋的話，早晚有你苦頭吃。……』全家人的心都吓得蹦蹦跳，門上房門，擠在一堆。到晚上，更害怕：人家有槍，萬一趁夜來收拾我們這一家人呢？一聽見遠處狗咬，心就提溜到半空裏了。

幾天後，門外地裏的豆子出來了，閻家的心裏都高興。

忽然一天，劉和九帶着他的羊倌趕來二百

多隻羊，放在我家門前的豆子地裏。我媽又要出門去攔，我們弟兄幾個却急了，想起上一次差一點給打斷氣，誰還敢讓媽再出去，兄弟幾個抱住媽的腿就不放，哭着不讓媽出去，爹吓得直哆嗦，說不出話來。媽一看作兒女的都這個樣，也沒有法，只好不再出去了。一家人在屋裏，順着窗眼、門縫向外望。我的心裏像刀絞，像是羊在啃着我心頭的肉。我一生也忘不了這回事，我想……大地主欺負窮人，再沒比這更狠毒的了。

一會兒，兩天地的豆子全禍害個淨光。

四

經過這一作踐，兩天地剛吐苗的豆子，一顆也沒剩，犍溝叫羊撲通個不成樣子。閤家大小又哭個不成聲。

媽到村上告了。

第二天，村長到我家來，這村長我們哥幾個都跟他叫大伯。媽說：

『您大伯呀！你看咱叫人家欺負的，沒法再過下去了。看在您這羣侄子面上，可得給作情作情。』

『沒說的，』他那樣子挺氣憤：『這老劉

家倚仗財勢也太欺壓人了。……』他說了許多不平的話。

一直留他在我家吃過飯。平常吃糠蘸菜的
人家，却爲他殺了隻公雞，烙的蕎麥餅。吃
過飯他的火烟癮上來了，叫我媽去給他弄袋烟
跑。天哪，憑我們這份人家，到那找大煙去？
他吃都吃不上，那來的錢給他買去。沒辦法，
他就說：

『我到老劉家去調查調查。』就走了。

過半晌 他騎馬回來了，他一進門就說
道：

『你們老彭家是怎麼回事？也太蝎虎啦！老劉家也不是故意往你地裏趕，是他小羊倌沒看住，羊就跑進來的。你們老彭家怎麼這樣霸道？』

他又說：

『你看我這村長的腿太不值錢了，這年月，胡子遍地是，有事沒事，單人獨馬的把我叫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』

我媽剛要解說幾句，他一擰『記子』走了。

（註）

註：『他一擰『記子』走了』：擰記子是土語。即喝

羞成怒，一怒走了的意思。或一轉袖子走了。

五

氣上加氣，第二天，媽就求人寫呈子到縣裏告了。

縣太爺把村長和劉和九傳去，把情節都證實了，判道：

『霸道土豪，強盜田苗，判四十天徒刑。』當時就把劉和九下到獄裏去了。

可是，我家的豆子就算叫人白禍害了，雖然豆子白瞎了，但官司終究是打贏了，總算出了這口氣。

誰知道，五天頭上，劉和九由縣坐車回來了。到家，就騎馬帶槍到我門前，嘆道：

『窮小子也想打官司，我姓劉的永陪着
你，到那也是走平道。……』

罵一陣又貼近窗底下喊道：

『給我趕快搬走，別裝沒有事。』喊完『
拍』的打一槍。我們一家人一聲也不敢哼。

從這，他每天都來罵陣，叫着號罵，鬧得
閤家連門都不敢出。

這樣鬧騰久啦，實在沒法，只得到黑山去
起訴。

是六月前起的訴，傳票左等也不下來，右等也不下來。一打聽，人家劉和九早又化上錢了。

劉和九的計謀是真毒：本來起訴見到星子，傳票就會下來的。劉和九花上錢，就把這傳票給壓住了。他要傳票冬天再下來，我們這窮人家，沒穿戴，那樣冷的天，一定不能去。這樣官司不用打，他就贏了。

果然，直到進了臘月，傳票才下來。閤家連棉衣都沒穿上，怎出門呢？這真爲難了。去吧？凍不起；不去呢？官司就算輸了。愁了好

幾天，我媽狠狠心，咬咬牙，求親告友的借了十六塊大洋，穿着夾褲、夾襖走了。臨走時，沒敢讓我們哥幾個知道，起五更走的。

六

我們哥幾個醒來，一看媽沒有了，上黑山打官司去了，就都喊着媽哭起來。雖然都是些孩子，可是誰不知道家裏沒有棉衣，媽是穿着夾衣走的。這樣冷的天，媽一個人走在荒草野地裏，還不得凍壞啦，凍死也沒人知道。再見不到媽了，孩子們哭得很厲害，爹也躺在炕上掉淚。